

孔尚任著

桃花扇

世界書局印行

序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已。蓋心有所歎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淳至荆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燉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嘗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鑠。而溺於宴安。搢腕時艱者。徒屬之蓆帽青鞋之士。時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云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於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噱。吁異乎哉。嘗日皖城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意今人即以其技遺棄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穢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鋪東林之餘糟也。亦非有甚慨於青蓋黃旗之舉。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徒以暑冷官閒。窗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傳。云爾。斯時也。適然而有卻奩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可以傳者也。彼旣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丘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鬯。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無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彎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麗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卻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

空中樓閣云爾。

梁溪夢鶴居士撰

小引

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四大小說家。無體不備。至於摹寫鬚眉。點染景物。乃兼畫苑矣。其旨趣實本於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於以警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最近且切。今之樂猶古之樂。豈不信哉。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繫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蓋予未仕時。山居多暇。博探遺聞。入之聲律。一句一字。抉心彙成。今播遊長安。借讀者雖多。竟無一句一字。著眼看畢之人。每撫胸浩嘆。幾欲付之一火。轉思天下大矣。後世遠矣。特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乎。予姑俟之。

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筆

題辭

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牘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
白馬青絲動地哀。教坊初賜初圈迴。春燈燕子桃花笑。牋奏新詞狎客來。
江湖無賴弄潺緩。一載春風化杜鵑。卻怪齊梁癡帝子。莫愁湖上住年年。
商丘公子多情甚。水調詞頭弔六朝。眼底忽成千載恨。酒鈎歌扇總無聊。
零落桃花咽水流。垂楊顛頓暮蟬愁。香蛾不比圓圓妓。門閉秦淮古渡頭。
錦瑟銷沉怨夕陽。低回舊院斷人腸。寇家姊妹知何處。更惜風流鄭妥娘。

山蘿子田 雾題

仙郎花下按宮韶。樂府新編慰寂寥。消得東林多少恨。梨園吹斷白牙簫。
玉樹歌殘跡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
江流滾滾抱金陵。雪鶯霜鷗詎可憑。不見滿城飛礮火。深宮猶自賞春燈。
青樓俠氣觸公卿。珠翠全拋黨禍成。門外烏啼烏桕樹。桃花扇底送侯生。
鴦愁風恨小樓深。懶向寒牕理玉琴。豪貴又將阿母奪。春光牢鎖看花心。
翠館珍樓月正圓。中涓夜半選嬪娟。可憐建業良家子。宿粉殘粧雜管絃。
書生悵國只空談。漢水樓船戰欲酣。兩岸蘆花啼杜宇。千秋遺恨左寧南。
兵散潯陽草不青。血流殷處楚江腥。軍中文武如蜂聚。排難須尋柳敬亭。
公子豪華盡妙才。奉淮燈舫一時開。千金置酒渾閒事。不許奄兒入社來。
曲中哀怨向誰論。別館春風早杜門。聞道蘭臺聲伎好。一回歇罷一消魂。

千仞岡樵人陳于王題

水天閒話付漁樵。一載南都抵六朝。羌笛檀槽收不盡。縹縹柳色白門橋。

罵坐河房記黨人。陪京防亂落前塵。山殘百子窮奇骨。祇有春燈曲調新。

兩山互青冥中有窮奇骨
邢孟貞山行過懷寧墓詩
崇禎己巳在兵譚皖江時李忠文勤公
北上移檄定之遺書錢虞山曰吾爲兄

跋扈寧南風鶴中。東林曾許出羣雄。那知不是張韓輩。辜負當時數鉅公。
又得一
名將矣

清製排成羽織餘。馬伶小傳石巢書。描摹若輩聲容處。一任文園賦子虛。
相傳壯悔堂集朝宗於辛卯下第後
數日成之者故文雖奇而事多失實

青溪野館明春水。北里頽垣出菜花。都入云亭新樂府。勝聽白傅舊琵琶。

玉茗青藤欲比肩。石渠俎豆在臨川。濃香絕艷知多少。不及興亡扇底傳。

齊州王莘題

長板橋頭惹恨多。黃金難買玉郎歌。無端社散龍舟歇。翻出新聲付綠波。

金粉南朝重有情。人人知愛聽離鶯。東林未許花枝好。一陣游蜂葉底爭。

怨人不解春燈謎。拚使長江鐵鎖開。供奉正忙烽火報。胭脂零落女牆限。

漁樵二老說興亡。燕子呢喃趁夕陽。眼見九江沉斷戟。烟籠春樹水茫茫。

棲霞山色白雲空。梅嶺春殘亂落紅。六十年來啼杜宇。桃花血點化春風。

寂寞香燈寫怨詞。秦淮垂柳舊絲絲。春潮夜漲天壇下。漏盡宮門月墜時。

岸堂從學人唐鑑拜題

茸茸芳草一江新。桃李無言照水濱。長板橋頭人悵望。秦淮烟雨舊時春。

青溪楊柳兩行秋。粉冷脂殘簫管收。不是石巢歌舞處。淒淒風雨媚香樓。

羽扇新張大寶登。輪墀扶醉賀中興。薰風殿裏開南部。一歲烟花說秣陵。

元宵燈火夜迷離。燕子新教數段詞。錫鼓擊鼙催玉樹。花開花落後庭知。
樓船敲矢射江鳴。朝野誰人不避兵。肝膽惟存蘇柳輩。烟塵滿地一身行。
鐵鎖長江昨夜開。歌聲咽斷馬嘶來。迷樓辱井無人問。笑指梅花一將臺。
一聲歌罷海天空。剩水殘山夕照中。多少興亡多少淚。樵夫攜酒話漁翁。
曲終江上數峯青。金粉南朝戰血腥。野草閑花愁滿地。一時都付老云亭。

琴臺朱永齡題

中原公子說侯生。文筆曾高復社名。今日梨園譜遺事。何妨兒女有深情。
南渡真成傀儡場。一時黨禍劇披猖。翩翩高致堪摹寫。僥倖千秋是李香。
氣壓寧南淮偶儻。書投光祿雜詼諺。憑空撰出桃花扇。一段風流也自佳。
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

陳定吳次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湖亭蘇覲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丁惟之

新詞不讓長生殿。幽韻全分玉茗堂。泉下故人呼欲出。旗亭燭酒一霧裳。

商丘宋 華題

往事南朝一夢中。興亡轉瞬鬧秋蟲。多情最是侯公子。消受桃花扇底風。
飄零金粉雨蕭蕭。舊院依稀長板橋。莫怪秦淮水嗚咽。六朝流盡又南朝。
名士傾城氣味投。何來豪貴起戈矛。卻奩更避田家聘。彷彿徐州燕子樓。
代費纏頭用意深。奄兒強欲附東林。絕交書別金陵去。肯負香君一片心。
狎客無端製艷詞。何人妙楷寫烏絲。家家燕子聞長歎。唧得紅箋寄阿誰。
滿城兵甲少寧居。行樂深宮尚晏如。小技翻能潤游俠。覲生曲子敬亭書。

寇門鄭嬌歌喉百轉鶯禁中傳點早知名。官家安用倡家選。輸與潛身卞玉京。
漢中騎帥築高壇。庚癸頻呼就食難。公子移書疑內應。殘棋一局等閒看。

遙憶吾鄉老畫師。董邦借居香閣墨淋漓。殘山剩水何堪寫。枉寫桃源避世時。

煙花斷送秣陵春。顛倒朝常盡弄臣。龍友不爲瑤草賣。可知貴竹有奇人。
虞山倡議采宮娥。自是詩人好事多。明月當頭杯在手。孟津聯語更如何。
冰執漿血不須嗟。染出天台洞口花。人面依稀筵上見。不知真蹟落誰家。

流分清濁辨來真。復社文人目黨人。何減蘇黃元祐籍。雞林中亦有安民。

田妃抔土政思陵。內監孤忠愁不勝。野乘漫勞增樂府。也如漆室照殘燈。予有贊園雜志載思陵改葬始末先生采入樂府中
勝絕河房丁繼之。燈船吹竹又彈絲。誰知老去情根斷。卻與才人作導師。
半壁江山劇可憐。銅駝荆棘故依然。閑情付與漁樵話。不學長生便學禪。

蔓草王風歎式微。狡童荒誕事全非。閨高一枕松風夢。獨羨逍遙舊錦衣。

養士恩深三百年。國殤能得幾人賢。傷心閣部梅花嶺。夜夜冬青哭杜鵑。

侯生仙去宋公堂。漫存同是梁園社裏人。使院每聞歌一闋。紅顏白髮暗傷神。有
史公貌寢應童子試時左忠毅首識之每

翻里文孫正樂年。新聲古調總清妍。譜成抵得南朝史。休與春燈一例傳。春燈謠阮大
誠傳奇也

錢塘吳陳玉題

夜半兵來促管絃。燕巢飛幕各紛然。南朝剩有福王一。縱不風流亦可憐。

板蕩維持見幾人。隻身閣部泣江濱。卻教世俗思忠毅。曾許他年社稷臣。

史公貌寢應童子試時左忠毅首識之
曰好自愛他年社稷臣也聞者譁焉至

驗後果

關門馬口氣如猶。百子山樵作好仇。餘毒東林連復社。十分錯誤一生休。

玉樹後庭一曲哀。宮紗歌扇賜新裁。桃花自向東風笑。爭似佳人面上來。
鼉鼓擊鼙夕照微。耳剽舊事演新機。仲連去後誰排難。長揖軍門柳布衣。

由來賈禍是文章。公子才人總擅場。一片癡情敲兩斷。還從扇底覓餘香。

古滕王特選題

潭水深深柳乍垂。香君樓上好風吹。須知當日張郎筆。染就桃花才畫眉。

兩家樂府盛康熙。進御均叨天子知。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

亡友供君昉思有長生殿傳奇與桃花扇先後入內庭並感於時

會稽鑿門金

墳題

東魯春日展桃花扇傳奇悼岸堂先生作

南朝軼事斷人魂。重展香君便面痕。不見滿天紅雨落。老伶泣過魯西門。

先生哭雖梨園舊部亦有泣下者

桃花忍見魯門西。太白詩桃花正樂人亡鳥咽啼。一代風微今墜也。云亭山色輕淒迷。

金 值小鄭氏再題

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寶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諍。

評。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凡例

一、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觀者。當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如其来。倏然而去。令觀者不能預擬其局面。凡局面可擬者。卽厭套也。

一、每齣脈絡聯貫。不可更移。不可減少。非如舊劇東拽西牽。便湊一齣。於長折詞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諸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不襲人牙後一字。

一、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

一、製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唱者聽者。皆苦事矣。

一、詞曲入宮調叶平仄。全以詞意明亮爲主。每見南曲艱澁。扭挪令人不解。雖強合絲竹。止可作工尺字譜。何以謂之填詞耶。

一、詞中使用典故。信手拈來。不露鉗釘堆砌之痕。化腐爲新。易板爲活。點鬼塚屍。必不取也。

一、說白則抑揚鏗鏘。語句整練。設科打諱。俱有別趣。寧不通俗。不肯傷雅。頗得風人之旨。

一、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謔。往往點金成鐵。爲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子。

篇幅稍長者。職是故耳。

一、設科之嬉笑怒罵。如白描人物。鬚眉畢現。引人入勝者。全借乎此。今俱細爲界出。其面目精神。跳躍紙上。勃勃欲生。况加以優孟摹擬乎。

一、脚色所以分別君子小人。亦有時正色不足借用丑淨者。潔面花面。若人之妍媸然。當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耳。凡正色借用丑淨者。如柳蘇

丁蔡出場時暫洗去粉墨

一、上下場詩。乃一齣之始終條理。倘用舊句俗句。草草塞責。全齣削色矣。時本多尚集唐。亦屬濫套。今俱創爲新詩。起則有端。收則有緒。著往飾歸之義。彷彿可追也。

一、全本四十齣。其上本首試一齣。末闋一齣。下本首加一齣。末續一齣。又全本四十齣之始終條理也。有始有卒。氣足神完。且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謂之戲文。不亦可乎。

云亭山人偶拈

目錄

卷上

試一齣	先聲	第十五齣	迎駕
第一齣	聽婢	第十六齣	設朝
第二齣	傳歌	第十七齣	拒媒
第三齣	閑丁	第十八齣	五五
第四齣	借戲	第十九齣	和戰
第五齣	訪翠	第二十齣	六二
第六齣	眠香	閏二十齣	六四
第七齣	卻奩	閒話	六七
第八齣	闢榭		
第九齣	撫兵		
第十齣	修札		
第十一齣	投轅		
第十二齣	辭院		
第十三齣	突主		
第十四齣	阻奸		
.....		
四六	四〇		

卷下

加二十齣	孤吟	第十五齣	迎駕
第二十一齣	媚座	第十六齣	設朝
第二十二齣	守樓	第十七齣	拒媒
第二十三齣	寄扇	第十八齣	五五
第二十四齣	罵筵	第十九齣	和戰
第二十五齣	選優	第二十齣	六二
第二十六齣	賤將	閏二十齣	六四
.....	閒話	六七
三六	八一		
三三	七八		
三一	七五		
三	七一		
二七	七一		
二四	二〇		
二	一六		
一	九		
.....	二		
四六	一		
第一十七齣	九三		

第二十八齣
第二十九齣
第三十齣
第三十一齣
第三十二齣
第三十三齣
第三十四齣

題畫	九六
逮社	一〇〇
歸山	一〇四
草檄	一〇八
拜壇	一二二
會獄	一六
截磯	一九
第三十五齣	一〇六
第三十六齣	一〇六
第三十七齣	一〇八
第三十八齣	一二一
第三十九齣	一二六
第四十齣	一四〇
續四十齣	一四〇

誓師	一三
逃難	一五
刦寶	一九
沉江	一三三
棲真	一三五
入道	一三三
餘韻	一四四

桃花扇

孔尚任著

卷上

試一齣 先聲

康熙甲子八月

沖場一
曲可感
旨可興
有趣

老贊宿
者云亭

伯氏會
住南京

事山人

領其緒

此論故

有三

說出著

作淵源
一部傳

奇真作
詩讀矣

表出張
士三

〔蝶戀花〕〔副末戴巾道袍白鬚上〕古董先生誰似我，非玉非銅。滿面包漿裏。剩魄殘魂無件夥。時人指笑何須躲。舊恨填胸一筆抹。遇酒逢歌隨處留皆可。子孝臣忠萬事妥。休思更喫人參果。日麗唐虞世。花開甲子年。山中無寇盜。地上總神仙。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個贊禮爵位不尊。姓名可隱。最喜無禍無災。活了九十七歲。閱歷多少興亡。又到上元甲子。堯舜臨軒。禹臯在位。處處四民安樂。年年五穀豐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見了祥瑞一十二種。〔內間介〕請問那幾種祥瑞。〔屈指介〕河出圖。洛出書。景星明。慶雲現。甘露降。膏雨零。鳳凰集。麒麟遊。蓂莢發。芝草生。海無波。黃河清。件件俱全。豈不可賀。老夫欣逢盛世。到處遨遊。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爲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老夫不但耳聞。皆曾眼見。更可喜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個副末腳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滿座賓客。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內〕請問這本好戲。是何人著作。〔答〕列位不知。從來填詞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褒有貶。作春秋必賴祖傳。可咏可歌。正雅頌豈無庭訓。〔內〕這等說來。一定是云亭山人了。〔答〕你道是那個來。〔內〕今日冠裳雅會。就要演這本傳奇。你老既係舊人。又且聽過新曲。何不把傳奇始末預先鋪敍一番。大家洗耳。〔答〕有張道士的滿庭芳詞。歌來請教罷。

鏽金領
簡而
辭賈而

〔滿庭芳〕公子侯生。秣陵僑寓。恰借南國佳人。讒言暗害。鸞鳳一宵分。又值天翻地覆。據江淮。藩鎮紛紜。立昏主。徵歌選舞。黨禍起奸臣。良緣難再續。樓頭激烈。獄底沉淪。卻賴蘇翁柳老。解救殷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誰弔忠魂。桃花扇。齋壇採碎。我與指迷津。〔內〕妙妙。只是曲調鏗鏘。一時不能領會。還求總括數句。「答」待我說來。

奸馬阮。中外伏長劍。

巧柳蘇。往來牽密線。

侯公子。斷除花月緣。

張道士。歸結興亡案。

道猶未了。那侯公子早已登場。列位請看。

首一折先聲。與末一折餘韻相配。從古傳奇有如此開場否。然可一不可再也。古今妙語。皆被俗口說壞。古今奇文。皆被庸筆學壞。慎勿輕示俗子也。

第一齣

聽稗

崇禎癸未二月

風流蘆
藉無開
場腐套
鶯頰燕
莊管甚
典亡是
南朝病
根朝宗
壯爲俳體
而悔少

〔戀芳春〕「生」「儒扮上」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又添幾樹垂楊。偏是江山勝處。酒賣斜陽。勾引遊人醉賞。學金粉南朝模樣。儲思想。那些鶯顰燕狂。關甚興亡。〔鶴鳴天〕院靜廚寒睡起遲。秣陵人老看花時。城連曉雨枯陵樹。江帶春朝壞殿基。傷往事。寫新詞。客愁鄉夢亂如絲。不知烟水西村舍。燕子今年宿傍誰。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歸德人也。夷門譜牒。梁苑冠裳。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樹東林之幟。選詩雲間徵文白下。新登復社之壇。蚤歲清詞。吐出班香宋豔。中年浩氣。流成蘇海韓潮。人鄰耀華之宮。偏宜賦酒。

之惠力
兩漢大
家之文
莫愁者
愁種也
蔡益所
為復社
兩胎故

家近洛陽之縣。不願栽花。自去年壬午南闡下第。便僑寓這莫愁湖畔。烽烟未靖。家信難通。不覺又是仲春時候。你看碧草粘天。誰是還鄉之伴。黃塵匝地。獨爲避亂之人。「嘆介」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幸喜社友陳定生吳次尾。寓在蔡益所書坊。時常往來。頗不寂寞。今日約到冶城道院。同看梅花。須索早去。

〔懶畫眉〕乍暖風烟滿江鄉。花裏行廬。攜着玉缸。笛聲吹亂客心中腸。莫過烏衣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下」「未小生儒扮上」

開口便
問流寇
消息謂
心動魄
之言

〔前腔〕王氣金陵漸凋傷。鼙鼓旌旗何處忙。怕隨梅柳渡春江。「末」
小生宜興陳貞慧是也。「小生」小生貴池吳應箕是也。「末問介」次兄可知流寇消息麼。「小生」
昨見邸抄。流寇連敗官兵。漸逼京師。那寧南侯左良玉還軍襄陽。中原無人大事已不可問。我輩且看
春光。「合」無土春飄蕩。風雨梨花摧曉粧。「生上相見介」請了。兩位社兄果然
早到。「小生」豈敢爽約。「末」小弟已着人打掃道院。沽酒相待。「副淨扮家僮忙上」節寒嫌酒
冷。花好引人多。稟相公來遲了。請回罷。「末」怎麼來遲了。「副淨」魏府徐公子要請客看花。一座
大道院早已占滿了。「生」既是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訪佳麗。倒也有趣。「小生」依我說不必
遠去。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說書最妙。曾見賞於吳橋范大司馬。相城何老相國。聞他在此作寓。何不
同往一聽。消遣春愁。「末」這也好。「生怒介」那柳麻子新做了俺兒阮鬍子的門客。這樣人說書。
不聽也罷了。「小生」兄還不知阮鬍子漏網餘生。不肯退藏。還在這裏蓄養聲伎。結納朝紳。小弟做
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那班門客纔曉的他是崔魏逆黨。不待曲終拂衣散盡。這柳麻子
也在其內。豈不可敬。「生驚介」阿呀。竟不知此輩中也有豪傑。該去物色的。「同行介」

留都防
亂揭
南朝
黨之根

〔前腔〕仙院參差弄笙簧。人住深深丹洞傍。閒將雙眼閱滄桑。「副

淨」此間是了。待我叫門。「叫介」柳麻子在家麼。「未喝介」健。他是江湖名士。稱他柳相公纔是。「副淨又叫介」柳相公開門。「丑小帽海青白髯扮柳敬亭上」門掩青苔長。話舊樵漁來道房。「見介」原來是陳吳二位相公。老漢失迎了。「問生介」此位何人。「未」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當今名士。久慕清談。特來領教。「丑」不敢不敢。請坐獻茶。「坐介」「丑」相公都是讀書君子。甚麼史記通鑑。不曾看熟。倒來聽老漢的俗談。「指介」你看。

「前腔」廢苑枯松。靠着頰牆。春雨如絲宮草香。六朝興廢怕思量。鼓板輕輕放。沾淚說書兒女腸。「生」不必過謙。就求賜教。「丑」既蒙光降。老漢也不敢推辭。只怕演義盲詞。難入尊耳。沒奈何。且把相公們讀的論語。說一章罷。「生」這也奇了。論語如何說的。「丑笑介」相公說得。老漢就說不得。今日偏要假斯文說他一回。「上坐敲鼓板說書介」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拍醒木說介」敢告列位。今日所說。不是別的是申魯三家欺君之罪。袁孔聖人正樂之功。當時魯道衰微。人心僥幸。我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那些樂官恍然大悟。愧悔交集。一個個東奔西走。把那權臣勢家鬧烘烘的戲場。頃刻冰凍。你說聖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害。神妙呀不神妙。「敲鼓板唱介」

適齊一
時事五
段鼓
詞千古
絕調

「鼓詞一」自古聖人手段能。他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見一夥亂臣隊。都做了高節清風大英雄。「拍醒木說介」那太師名摯。他第一個先適了齊。他爲鐘。往常時瞎了眼睛。在泥窩裏混到如今。抖起身子去個清。大撒脚步。何適齊聽俺道來。「敲鼓板唱介」

此段鼓
詞出曲
阜賈鳧
刑部